

《诗经》的诗篇分三类。即风、雅、颂。风，即国风；雅，即小雅、大雅；颂，即周颂、鲁颂、商颂。国风为国，是指周代所分封的诸侯国；风，是指周初迄所采集的周与地方、鲁与地方、燕地方和邶、鄘、卫、齐、魏、唐、秦、桧、曹等国的民间歌谣。共诗160篇。古代学者认为《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即公元前1066年（有考证认为是公元前1121年）至前547年之间。国风的大部分诗篇产生于周王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也有西周时期的作品。本书所今译和解析的诗篇大部创作于距今2774年到2545年前。

《风》
类诗新解

元江／著

《风》
类诗新解

元江／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类诗新解/元江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5438-4307-2

I. 风... II. 元... III. 诗经-注释 IV.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645 号

责任编辑:曹有鹏

装帧设计:虢 剑

《风》类诗新解

元江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汇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30×960 1/16 印张:24

字数:419,000

ISBN7-5438-4307-2

I·423 定价:38.00元

自序

我研究、解释《诗经》并作今译的目的有两个：探索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源头，以便更好地了解现今的中国人；把《诗经》译出来，给自家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作参考，以便他们提高兴趣、不对被学者们弄得似乎很深晦涩的《诗经》在学习上产生畏惧情绪。

就达到第一个目的而言，我在研究、解释《诗经》并作今译的过程中，自觉得到了很大满足。我发现，《诗经》既是周代中国人精神文化状况相当全面、真实、率真甚至天真的记录，也是后世中国人一个不竭的精神文化源泉。作为真实的记录，《诗经》使我们看到了、窥见了、听见了、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先在 3000 年前到 2500 多年前这段时间里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我感到，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是非常率性灵动的人群，男男女女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幸福这个指标上（另一个指标是富裕），比以后中国史中的大部分时期的人们要高得多。

他们有思想自由。除非他们没想到，没有人限制他们的思想。《鲁颂·駉》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了思无疆——思想没有疆界、思无期——思想没有时间限制、思无教——思想没有厌烦的时候，这样的口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风雨沧桑而不灭不衰，与《诗经》开创的敢于思想，在思想的领域不限任何框框，在时间、空间，人类和人类社会，没有不可以思想的事务的情形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思想自由，在孔子片面地强调思无邪（也出自《鲁颂·駉》）并被统治者所接受之后，经秦汉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被压制了两千多年，但仍有王充、郑樵、李贽等敢于思想者，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又可以像《诗经》时代的人们一样，让思想翅膀自由翱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仍没有完结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在恢复中国人的本色，《诗经》时代中国人就已拥有的本色。

他们有言论自由。《诗经》中有大量批评君父长上的篇章和诗句，这在

秦汉以后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文字狱等一类恶梦般的经历在《诗经》中没有半点影子。

他们有恋爱、婚嫁的自由。离婚也相当自由。他们甚至有相爱基础上的性自由。这与当时尚存原始婚俗尾巴有关。如《郑风·野有蔓草》、《邶风·桑中》、《王风·丘中有麻》等等，记录了这种自由。有性自慰的自由。《周南·关雎》、《邶风·雄雉》等记录了这种自由。他们可能还有同性恋的自由，见《王风·扬之水》。

他们有逃离暴政国家的自由。如《魏风·硕鼠》、《魏风·园有桃》等。

他们的人格期望值，人格底线远远高于后世多数时期。如《魏风·硕鼠》，人们只因为当政者没有慰勉自己的劳苦，就认为受到了虐待，受到了人格侮辱，就要“适彼乐土”。如《郑风·褰裳》，女孩子对不像自己爱他一样爱自己的男孩，可以说“岂无他人”，这在秦汉以后是不可想象的事。

当时的社会相当体贴年轻人。为青少年恋爱、择偶提供了场所，安排了节日，就像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的“赶歌圩”、摇马郎、赶排、串伙子、串姑娘习俗一样。《郑风·溱洧》、《郑风·出其东门》、《王风·君子阳阳》、《陈风·东门之粉》等让我们感受到在这种日子里，男女青年快乐之极的气氛。

人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既敬业又爱美酒、美人、美乐。如《唐风·蟋蟀》、《唐风·山有枢》等。我们知道，后世是把敬业与享乐二者对立起来的。

人们可以直接与国君接触，交流感情。如《邶风·七月》、《邶风·定之方中》等。

人们普遍敬业。如《魏风·伐檀》（我认为《伐檀》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厂歌）、《邶风·七月》、《邶风·破斧》、《召南·羔羊》、《秦风·无衣》等。

生态环境极佳。人们爱护自然、崇拜自然，生活在森林茂密、水流清澈、鸟语花香、星空灿烂、阳光明媚的环境中。没有对饥荒的恐惧感，也几乎没有饥荒的记录。

他们有高昂的保家卫国的尚武精神。如《周南·兔罝》、《秦风·无衣》、《秦风·小戎》等。

《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宝库，绝不是单调的被儒家教义所改造的经典，非常需要加以挖掘，洗去覆盖其上的尘埃，恢复其真金本色。我同时看到，《诗经》也记录了、反映了后世中国人的种种弱点。我认为，这些人格弱点并非产生于《诗经》时代，而是产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定型于舜逐四凶时

期（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读〈尚书〉论》中加以阐述，读者可参阅《史记》、《尚书》及拙作），但《诗经》显示的种种中华人群的弱点直接影响了当时和随后产生的诸子百家，从而影响了以后全部的中国史。

《诗经》中没有民主思想的影子。没有人性自由的诉求。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以契约、法律加以约束的影子。没有国民、邑民大会决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大事的任何记录。仿佛中国人从来就是听从君父的所有决定、顺从君父的所有意愿的。君父是天然的“民之主”（语见《尚书》）的谬论，未见有丝毫的批评，连一句质疑的话也没有。清官贤君情结已萌生在中国人的心中，而清官贤君稀缺又一如后世。所以偶尔遇上一位，就巴不得他活上一万年，“万寿无疆”、“胡不万年”喊出口，是那么自然、由衷。对君父长上的虐政，没有有约束力的办法也一如后世，却一如后世般地徒劳无益地试图用劝谏去启发虐政发生者的自省，就像一只掉进只有半缸水的水缸里的老鼠，无望地企图沿着光滑的缸壁爬出水缸一样，让人感到窝囊丧气之极。《诗经》还反映了一个民俗学的重要史实，周礼已化及民间，原始婚俗正在让位于周礼婚俗，对妇女的压迫越来越严重。我于是揣测，孔子可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诗经》照单全收，统评之为“思无邪”（语也出自《鲁颂·駉》）。思无邪被加在对《诗经》的评价上之后，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一切已知未知事务的思考，因为后世中国人在思是否邪上，是以是否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为最终标准的。这种思无邪的理论，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诗三百五篇，写了那么多男男女女，只有一首关爱婴儿、儿童的诗，没有一首关爱母亲的诗（《邶风·凯风》被认为是讽劝母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比较而言，中国人比任何大的民族都更多地让自己民族的人流了不该流的血。

我就不再列举了，在对每首诗的分析中，我有一些议论。

就达到第二个目的而言，我在研究、解释《诗经》并作今译的过程中，一方面得到很大满足，另一方面又感到很不满足。《诗经》被基本上原样地保存、传承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要感谢孔子和他的传人们的。《诗经》能被我们大致看懂，是要感谢毛亨、郑玄、孔颖达、郑樵、陈奂等国学大师的。我们敢于去窥破《诗经》的本义，是要感谢五四精神的昭示的，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我们才得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才敢于去清扫蒙在《诗经》本义上的层层沙土，察看《诗经》的本义。此所以感到满足。

感到很不能满足的是，我认为两千多年来的《诗经》研究存在着七个不可能，使得对大多数诗篇的研究远离了本义。

1. 《诗经》的研究，在五四之前不可能脱离儒家的说教，研究、解释《诗经》者不可能不以他们的儒士素养去理解、阐释，甚至改造《诗经》的本义。

2. 孔子给《诗经》设置了一个“思无邪”的框框，但何为正何为邪？孔子的正邪观，就是唯一正确的正邪观么？孔子的正邪观，是否就是后世儒士们所解释的那个样子？孔子说《诗经》“思无邪”，究竟是指什么？恐怕是没有排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的吧！我认为孔子设置的这个框框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区：后世人们从思无邪出发，把他们对正邪的理解先入之见地附加在对《诗经》的研究上。这就不可能客观地研究并弄清很多诗篇的本义，特别是《风》类诗，又特别是《风》类诗中描写性爱、情爱的诗。

3. “诗教”的框框越铸越牢，五四以前的《诗》研究者不可能挣脱这个框框去研究解释诗的本义。不管是作《毛诗序》者、肯定《毛诗序》者，还是怀疑、否定《毛诗序》者，都不能不背着这个框框。

4. 《诗经》研究的“诗教”传统框框在五四时期被扬弃了、打破了，但“思无邪”的框框没有触及，加上当时有更为紧迫更为重大的思想文化工作需要，一流国学大师们没有沉下心来全面系统地作恢复诗本义、原意的工作，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扬弃、打破“诗教”传统的框框，更谈不上走出“思无邪”的思想误区。以后的研究者，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没有人哪怕是触及“思无邪”的问题。人人谈性色变，就是身陷“思无邪”误区的一种反映。

5. 受前苏联教条主义学术思想的强大影响，意识形态的扭曲与狂热，一直演进到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的文化浩劫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应时应景应事的研究，不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比基于“诗教”的研究偏见更深。甚至使《诗经》也蒙上了一层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怪异色彩。可叹的是，这种色彩尚未洗刷干净。

6. 受当时科研水平学术思想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婚俗看成是由原始婚俗演变而来的物事，以至于对《诗经》反映的、在当时的一些汉族地区还颇为盛行的原始婚俗感到羞耻，斥为淫风。近世的《诗经》研究者，不知为什么不把曾被斥为淫风的诗放在婚俗演进的某个阶段中去加以解释，只是一味地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些译文、解释，让人看了像是在读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者情诗。

7. 如今的研究，即使没有半点思想框框，即使有全方位的人文科学最新进展的知识，即使连“思无邪”的思想误区也没有，也不可能不根据故训去研究《诗经》。由于古汉语的义训是处在“诗教”等框框内的先儒们赋予的，所以我们在探究诗本义时，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因字词的义训而落入旧的带有

自序

时代局限的窠臼、型范。

正是因为这七个“不可能”，使我不能满意把现有的我认为最好的今译本推荐给自家的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去读。要推荐，我还想作一番解释、考证。与其这样做，何不自己直接研究、解释《诗经》并做今译？于是我不揣冒昧，运用宗福邦先生主编的《故训汇纂》这一研究古代典籍的利器，在考证基础上，来解释今译《诗经》。

我的专业是中国史，颇喜好古代汉语。此番走进《诗经》研究的领域，自觉颇有发现发明。受出版界朋友的鼓励，我把这本本应是抽屉文化的东西交给他们去处理。

在这里还需说明两点可能是我片面的认识。

关于《诗经》中的性爱。我认为《诗经》时代，中国社会还普遍存在着类似于我国兄弟民族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对偶婚制，像纳西族的阿注婚、他鲁支彝族的尼查玛婚等婚制。

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存浩先生所著的《中国婚俗》，综合当时的公开资料，记述了这种婚制：

永宁纳西族，为纳西族的一支。婚姻形式比较复杂，有阿肖走访婚、阿肖野合婚、阿肖同居婚等多种，以阿肖走访婚为主。“阿肖”，是永宁纳西族过走访婚生活男女私下的昵称，意为“共宿的朋友”。二十世纪初，永宁纳西族与普米族之间阿肖婚频繁起来，普米族用阿注来称呼走婚对方。阿注，意为朋友，既简明又文雅。永宁纳西族也借用这个称呼。所以阿肖婚又叫阿注婚。

结交阿注，必须在举行成年礼仪之后。按照习俗，儿童到了十三岁，于正月初一，少男少女要分别站在正屋内左边男柱和右边女柱旁举行成年礼。此后即可参加社交活动和一些主要的劳动。一般女子从十五六岁、男子从十七八岁，开始结交阿肖，与异性过偶居生活。

阿注关系，有固定和不固定两种形式。不固定形式是指男女临时在山坡上、村边、场边、野地交合的阿注野合婚（《郑风·野有蔓草》与这种婚姻形式相似）。固定形式是指彼此建立了比较牢固的阿注关系，男阿注到女阿注房中同宿（《周南·汝坟》、《邶风·雄雉》等与这种婚姻形式相似）。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俗主要是阿注走访婚。女子不嫁，男子不娶，只要双方愿意，男子就可以到女子的单独房间过夜。次日天明，男子辞归，依然回到自己家中生活劳动（《郑风·风雨》等与这种情况酷似）。清晨，各村落间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的净是青壮年男子。

以女方住宿为特点的阿注走访婚，男女暮合晨分，男子来去自由，关系很不稳定。无论男女，一生中一般都有六七个阿注，多者几十个、上百个。大多数人在一段时间内，既有长期稳定的阿注，又有几个临时阿注。即使是长期阿注，也仅是夜间偶居，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子女与生父关系冷淡。

这种婚俗并非纳西族所独有，黎族的放寮习俗、彝族的尼查玛婚俗等与此相似，普米族也保留着阿注婚制。对照《诗经》中的男男女女的恩恩怨怨，对照早期文献中的蛛丝马迹，使我相信，汉族也曾有过类似婚俗。可惜，可能是受所谓“思无邪”的影响，尚未见到一本类似 Lewis H. Morgan《古代社会》那样的考察中国婚俗的学术专著。不过，对照现有的资料，我们仍可以看到，在《诗经》众多的情爱诗、所谓的弃妇诗中，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对偶婚制的尾巴还很粗。看清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读懂《风》类诗，就不必为我们的祖先所曾有过的婚俗感到不好意思。我在对每首诗的解释中将一一加以分析。

关于《诗经》今译问题。我认为，译《诗经》的目的是帮助非专业人士读《诗经》，尽量省去他们查看注释的麻烦。《诗经》的语言是独特的，是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的，是非常美的，许多诗句已成为直到今天仍频繁使用的成语。想用白话文表达诗句的原意而又不失其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强求译句的整齐和押韵。为了便于理解原文，在直译太难或译了更难懂时，我就意译。

前面说到，在写此书时，心中的读者是自家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本不准备公开，所以我的一些并不成熟的看法，就没有去藏拙，准备他们加以批评。如今要出版，我也不作意在藏拙的修改了，也许这样做对《诗经》研究的好处大于坏处。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陈锋、杨果、赵林、罗积勇、胡东、易学金、艾路明、王垲、张四江等先生的帮助，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使我得以完成此书。在此，我一并致敬致谢。

2005年1月19日 于米粮山

目 录

目 录

周 南

关雎 [003] 葛覃 [007] 卷耳 [011] 樛木 [013] 螽斯
[016] 桃夭 [019] 兔置 [021] 芣苢 [022] 汉广 [024]
汝坟 [028] 麟之趾 [033]

召 南

鹊巢 [035] 采芣 [038] 草虫 [040] 采蘋 [042] 甘棠
[043] 行露 [044] 羔羊 [047] 殷其雷 [049] 標有梅
[051] 小星 [052] 江有汜 [054] 野有死麕 [056] 何彼
秣矣 [057] 驺虞 [059]

邶 风

柏舟 [061] 绿衣 [064] 燕燕 [066] 日月 [068] 终风
[070] 击鼓 [072] 凯风 [074] 雄雉 [076] 瓠有苦叶
[078] 谷风 [080] 式微 [086] 旄丘 [088] 简兮 [090]
泉水 [092] 北门 [094] 北风 [097] 静女 [099] 新台
[101] 二子乘舟 [103]

鄘 风

柏舟 [105] 墙有茨 [107] 君子偕老 [108] 桑中 [112]
鹑之奔奔 [114] 定之方中 [115] 蟋蟀 [119] 相鼠
[122] 干旄 [124] 载驰 [126]

卫 风

淇奥 [132] 考槃 [135] 硕人 [137] 氓 [139] 竹竿
[146] 芄兰 [148] 河广 [149] 伯兮 [150] 有狐 [152]
木瓜 [153]

王 风

黍离 [155] 君子于役 [157] 君子阳阳 [158] 扬之水
[160] 中谷有蓷 [162] 兔爰 [164] 葛藟 [166] 采葛
[168] 大车 [169] 丘中有麻 [170]

郑 风

缁衣 [173] 将仲子 [175] 叔于田 [178] 大叔于田
[181] 清人 [184] 羔裘 [187] 遵大路 [189] 女曰鸡鸣
[190] 有女同车 [192] 山有扶苏 [194] 蔣兮 [195] 狡童
[197] 褰裳 [197] 丰 [199] 东门之埤 [202] 风雨
[204] 子衿 [205] 扬之水 [207] 出其东门 [208] 野有蔓
草 [212] 溱洧 [213]

齐 风

鸡鸣 [218] 还 [220] 著 [222] 东方之日 [223] 东方未
明 [224] 南山 [225] 甫田 [231] 卢令 [233] 敝笱
[234] 载驱 [235] 猗嗟 [237]

魏 风

葛屨 [241] 汾沮洳 [243] 园有桃 [246] 陟岵 [249]
十亩之间 [251] 伐檀 [253] 硕鼠 [258]

唐 风

蟋蟀 [262] 山有枢 [265] 扬之水 [267] 椒聊 [269]
绸缪 [271] 杕杜 [273] 羔裘 [275] 鸛羽 [276] 无衣
[278] 有杕之杜 [279] 葛生 [280] 采芣 [283]

秦 风

车邻 [286] 驺虞 [288] 小戎 [290] 蒹葭 [293] 终南
[295] 黄鸟 [297] 晨风 [300] 无衣 [302] 渭阳 [303]
权舆 [304]

目 录

陈 风

宛丘 [307] 东门之枌 [309] 衡门 [312] 东门之池
[315] 东门之杨 [316] 墓门 [317] 防有鹊巢 [318] 月
出 [320] 株林 [322] 泽陂 [323]

桧 风

羔裘 [326] 素冠 [328] 隰有萇楚 [330] 匪风 [331]

曹 风

蜉蝣 [334] 候人 [336] 鸛鸣 [338] 下泉 [341]

豳 风

七月 [344] 鸛鸣 [354] 东山 [357] 破斧 [363] 伐柯
[365] 九罭 [366] 狼跋 [368]

《诗经》的诗篇分为三类，即风、雅、颂。风，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国风的国，是指周代所分封的诸侯国；风，是指周朝廷所采集的周南地方、召南地方、邶地方和邶、鄘、卫、郑、齐、魏、唐、秦、桧、曹等国的民间歌谣，共计 160 篇。当代学者认为《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即公元前 1066 年（有考证认为是公元前 1121 年）至前 541 年之间。国风的大部分诗篇产生于周王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也有西周时期的作品。本书所今译和解析的诗篇大部分作于距今 2774 年到 2545 年前。

周 南

周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其边界不甚明确。当代学者认为约当今黄河以南、河南郟县以东、最南到汉水和长江流域的区域。这个区域中诸侯国众多。《周南》中的哪首诗是哪国的出品，不可考。《周南》有诗 11 篇，有东周（春秋）时作品也有西周时作品。

关 雎

这是一首描写一位男子由意淫窈窕淑女、到采取对歌方式与之谐好、到以周礼婚俗与之成婚的过程。此诗证明了一个史实，即当时的社会，原始婚俗与周礼婚俗呈交织状态。（原作没有给各章编序号，为讨论方便，我给每首诗的各章加了序号）

原文

译文

1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正在交尾期的鸬鹚，
在河洲之上。
高大性感清纯温顺的少女，
男士们都想与之成匹伴。

2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错落的荇菜，
流动在左右两旁。
窈窕淑女，
醒着想要、睡着梦到与之匹配。

3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没有匹配成，
在想象和睡梦中让她服从。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4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5

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痛快呦痛快呦，
翻来覆去睡不着。

错落、形如马蹄的荇菜，
从船的左右两旁采起来。
窈窕淑女
弹着琴瑟与之成了同居的朋友。

参差荇菜，
从左右两旁捞起来。
窈窕淑女，
在钟鼓声中与之谐乐。

【字句解析】

第一章 诗人从雌雄交尾联想到他欲与之匹配的美妙女子。

关，交，入。《太玄·玄首》“升降相关”，范望注：“关，交也。”《说文·门部》，段玉裁注：“凡立乎此而交彼曰关。”《韩非子·内储说上》“不关所恶”，王先慎集解：“关，犹入也。”《尚书大传》卷一“虽禽兽之声，犹悉关于律条者”，郑玄注：“关，犹入也。”

关关，指雌雄交尾的情形。如此，起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才有着落。毛传作“和声”解，朱熹集传作“雌雄相应之和声”解，如果不是隐指雌雄交尾，而是仅仅指雌雄发出的鸣叫声，则有几点不妥：1.“关关”如果是拟声，《诗》中几处写到鸟、多处写到鸟，没有这样拟声的。2.翔集于沙洲的鸟，可能成群成片，叫声嘈杂，有成鸟叫声，也有幼鸟叫声，有鸛叫声、鹭叫声，还会有鸛、鸛、鸭等的叫声，不大可能单单听到雌雄叫雌的和声。3.何以听得雌雄的叫声就让人想起要与窈窕淑女逑、匹、配？“关关雌雄，在河之洲”两句之后，紧接着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字作交尾解，关关作交尾的样子解，文义十分清楚紧凑。这与文明初期人类常常模仿动物的行为的习惯也十分契合。如相传由华佗所创的五禽戏、相传由黄帝所作的《素女真经》等，都可与此相发明。如果没有“思无邪”的框框，这不难理解。而在此框框中，明明白白的事，可以解释得云迷雾地。这种情况，在读《诗》时，俯拾皆是，读者要时时警惕。

雌(jū) 鸛，鸛。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雌鸛，即鱼鸛。”鱼鸛即鸛或鸛(è)。鸛分布于我国中部和西部；鸛则在夏季遍布于我国西部和北部，冬季迁移华南一带。周南的区域不属西、北部，也不属华南，且此诗中的“河”一般认为是黄河，所以，雌鸛应指鸛。

河，黄河。朱熹集传认为是“北方流水之通名”，也可以。

窈(yǎo), 深远, 高。窕(tiǎo), 性感。窈窕, 高大性感的样子。陈奂传疏: “窈窕, 深也。”《广雅·释诂三》、《广韵·篆韵》“窈, 深也”、“窈, 窈窕, 深也”。《左传·文公十二年》“请深垒固军以待之”, 孔颖达疏: “深者, 高也。”《仪礼·觐礼》“深四尺”, 郑玄注: “深, 谓高也。”《方言》卷十: “窕, 淫也, 沅湘之间谓之窕。”《广雅·释诂一》: “窕, 姪也。”《慧琳音义》卷四十四“淫劬”, 注引《考声》: “姪, 妇人多欲也。”《集韵·侵韵》: “姪, 通作淫。”我以为在此处窕是指性感的样子。窈窕, 作身材高大性感解, 这与《诗》中把美人形容为硕人、硕大的审美情趣是一致的。淑, 清纯, 温顺。毛传: “淑, 善也。”这种释词方法, 是毛传的特点。解不准时、怕被评为思有邪时, 不妄解, 解出一个特大概念让你去猜。后世学者以经解经, 往往解得还不如毛传。善的概念要多大有多大, 释为清纯温顺亦无可。《说文·水部》: “淑, 清湛也。”《小学蒐佚·字典书下》: “淑, 顺也。”淑女, 清纯温顺的女孩。窈窕淑女, 高大性感清纯温顺的女孩。

君子, 此处是泛指城邑中的成年男子。《群经平议·论语一》“女为君子儒”, 俞樾按: “古人之辞, 凡都邑之士谓之君子。”毛传无训。朱集传作周文王解, 已被前贤推翻。大多数今贤对君子不作解释。这几乎是一个通病, 前贤无解释的, 今贤也不解释。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是难解的。不要迷信专家! 我们在读《诗》的今译本时, 需了解这个情况。《诗》太古老, 要想使今日和今后的人读得懂, 字字句句, 凡有疑问, 都应有义训。不可也不必因前贤无训, 我们就不敢露拙。露拙, 被纠正了, 不就好了吗? 好(hào), 爱, 喜欢, 悦, 心欲, 喜好。《诗·小雅·彤弓》“中心好之”, 毛传: “好, 说也。”《论语·学而》“好犯上者鲜矣”, 黄侃疏: “好, 谓心欲也。”《诗·郑风·遵大路》“不寤好也”, 陈奂: “好, 爱好也。”逮(qiú), 匹, 匹伴, 匹配。陆德明释文: “逮, 本亦作仇(qiú)。”仇与讎有重叠之意, 谓匹也。《周南·兔置》“公侯好仇”, 陈奂: “仇, 匹也。”君子好逮, 是城邑中的男子都想与之匹配、匹伴的意思。这是意淫。

第三章 此章意思很隐晦。

参差(cēncī), 因水波晃动而高低不齐之貌。荇(xìng)菜, 即荇菜。多年生水生草本。叶对生, 卵圆形, 基部呈心脏形, 背面带紫红色, 漂浮在水面上。日本学者冈元风《毛诗品物图考》画了荇菜的图形, 这个图形还印在封面上。我以为, 荇菜很可能是对“窈窕淑女”性器的隐喻。

左右, 形容多, 与左右逢源的“左右”义近。历来注《诗》者, 对“左右”持议颇杂, 有训助手的, 是左膀右臂的意思; 有训辅助的, 是佐之佑之的意思; 有训方位的, 是或左或右的意思。今贤多取后一义, 比较简明, 但不得不把流字刻深挖掘为采、採, 显然勉强。流, 水行、水流动。流之, 荇菜随水流动。左右流之, 荇菜随水从(船的)左右两旁流过。这两句诗的寓意很难把握, 用来起兴“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意思很朦胧。从“左右流之”看, 似有人处在中间, 但这个处在中间的人是淑女, 还是君子之一的寤寐求之者? 是在船上, 还是在水中, 还是在水中陆地上? 我思之再三, 觉得似乎是在说梦境、或是想象, 梦或想象的主体是好逮者。“窈窕淑女”使这个“好逮者”一见之下, 像《三言两拍》等古小说里说的那样, 走了七魄飞了三魂, 恍恍惚惚中, 脑子里浮现出这种图像。《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西门庆对王婆说: “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叉帘子时见了这一面, 却似收了我